

故里

庭院月

□ 路来森



闲话

苦瓜

□ 赵建平

小时候，家住乡村。房屋，位于村庄的最西头，除东面与村庄相连外，其余三面皆毗邻于野：北面，是一片枣树林；西面，大约半里路外，就是一道山岭；南面，是一大片庄稼地；西南方向，则有一片槐树林。

所以，彼时乡居的老家，弥望在野，野趣烂漫。日子贫穷，庭院院墙以篱笆扎成，等同虚设。好在民风淳朴，倒也从来没有梁上君子光顾。夏秋两季，藤蔓缠绕，花草铺地，与周围的田野，浑然融为一体，故尔，反增一番田园情趣。

那些年，每逢中秋节，我们总是在庭院中度过。黄昏，庭院洒扫干净，然后，放置一饭桌于庭院中间。先是，饭桌上摆一些供品，祖母和母亲烧纸、焚香、叩头，祭拜天地，俗谓之曰“拜月祭”；然后，供品经过加工（生食，要加工为熟食），一变为食品，就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中秋美食。通常，饭桌上有几品菜肴，几枚月饼，一堆水果等。菜品很简单，大多是菜蔬，比如黄瓜、茄子、豆角、芹菜等，偶或也会有一条鱼，或者一只鸡；月饼三两枚，分着吃，半块一份，或者仅仅是一角一份；水果，则大多为红枣，是当天下午从午后的枣树上摘下的，红艳，而鲜美。

一切，都是那么简单，朴素，可一家人照常喜乐融融，节日气氛极其浓厚。父亲和祖母，喜欢喝点酒，当地的土酒，用一把锡制酒壶，两个豆皮大小的酒盅，浅斟慢饮，悠悠哉哉，贫穷的日子里，彰显着一份乐观的从容和潇洒。父亲和祖母饮酒，我们则随意取食，同样是慢节奏的，一边吃食，一边就看着月亮，缓缓升起。

最初，月光是照在西边的山岭上的，舒舒弥漫开来，满西岭，都浮漾着乳黄色的光晕，仿佛奶黄的乳香在流淌。渐渐的，色彩在变白，这时，蓦然回首东望，就会发现，村庄树杪处，清光浮泛，映出哗啦啦的清辉。

注视着，注视着，半个月亮，就爬上了村头，就爬上了树梢，霍然间，整个月亮，就跳到了半天空中。于是，清辉普照，大半个庭院，就倾洒了一地银辉。月光，开始在篱笆上流淌，在藤蔓上流淌，在花草上流淌；远望门前的庄稼地，月辉莹白，仿佛水漫一般，汪洋无际，但觉清寒弥散，清寒弥散。

饭毕，我们不会立即回到室内，通常是，铺一领草席，一家人席地而坐，坐在庭院中，坐在草席上，赏月，闲聊。夜渐深，月愈明。门前，刚刚收割的秋玉米，散发出一阵阵秋稼的清芬；屋后的枣林，则不断弥散出阵阵枣儿的甜香，整个庭院，完全被一种中秋的氛围笼罩了。

月上中天，庭院亮如白昼，地面花草的花儿，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甚至于，能看清篱笆藤蔓上夜宿的蜻蜓，缀在颤动的蔓枝上，安静而祥和。西望山岭，山岭上，是一片茫茫的白。或许，是月光太白太亮了，惊动了山上的鸟儿，于是，就不时有鸟儿，一飞冲天，伴随着的，是阵阵啾啾啾啾的锐利鸣响。西南方的树林中，则传来断断续续的猫头鹰的叫声，咕哇，咕哇，咕咕哇，咕咕哇……洪亮而刺耳，给这个中秋之夜，平添了一份幽深和玄幻。

庭院中，篱笆下，则不时传出草虫的鸣声，唧唧复唧唧，叫个不停，叫个不停……我们停止了闲聊，一切，都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……一切，都沉浸在大自然中，沐浴在中秋的月光下。

于今，家住高楼，也只能在楼台上，仰望一下中秋的圆月了；于是，就特别想念那些年乡居的日子，那一个个人与自然浑然相融的中秋之夜。

苦瓜不好看。褶皱皱皱，不光滑也不细腻。如果说好看，就怕只是它的花了。黄黄的，看上去很有温度。这苦瓜，却又偏偏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“锦荔枝”，又叫“君子菜”。单看这名，应是一道有谦谦风味、至纯至美的菜品。可我对这君子菜，却是不热不冷。

农村人勤劳，每到播种季节，喜欢在房前屋后种几棵苦瓜。因为苦瓜习性易栽易活，又不择地点，有水有阳光就能生长，算是懒汉作物。收获的时候，农村人会拿到集市上卖。因为味道苦，很少有人喜欢吃。这几年，人家说苦瓜可以治病，买菜的人也会买一些回去。他们一般都选本地种的苦瓜，个头小，苦味浓，味纯正。懂行的卖菜时会说自己的苦瓜苦，越苦越好卖。而不懂的尽说苦瓜不苦，买菜人一听就转身离去。苦瓜苦瓜，不苦还叫苦瓜么？卖菜的人嘀咕着，说不苦就不要，这世道，还真有喜欢吃苦的人。

提到吃苦，我倒是想起很多与苦有关的词。云南方言中说一个人生活不好，常用“苦巴巴”来形容。日子难熬，叫“苦日子”。其他如辛辛苦苦、难言、苦涩之类，没有一个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。过去生产队的时候，挣工分叫苦工分，谁的力气大，谁家劳力多，工分也就苦得越多，工分越多，口粮也就越多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苦，是一种生活，也是一种品质。如果不苦，就没有好生活，也没有好日子，人们就说这人是“苦八字”，命不好。

很多地方把打工挣钱叫“发财”，而在云南，大多叫“苦钱”。我想“苦钱”这个词，肯定与人的吃苦精神有关。挣钱不容易，不苦不行，能吃苦，会吃苦，肯吃苦，生活当然就会越来越好。这一点，从我老家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，倒是得到了证明。

老家原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村，因为生计苦不堪言，人们生活中老是说“吊着一个苦瓜脸”。生活艰辛，竟然就想到苦瓜。这些年开展精准扶贫，

实施劳务输出，很多人出去苦钱，成了气候，涌出许许多多的小村大人物。有了钱，老家的房子盖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豪华。不但这样，捐资兴学，修路建桥，在老家也是蔚然成风。那些一掷数百万办学修路建桥者，偶有相聚，朗朗地说一声苦得爽，苦得值。一个“苦”字，诉尽无数苦钱人的辛酸苦辣。而一个“爽”一个“值”，也道尽打拚苦钱者的乐观与风流。打工打得苦，靠打苦工支撑起来的经济，硬生生改变着一个穷山村的面貌。

这两年，老家的人做劳务输出，当苦工，竟然做到非洲去。几年回来，他们还是说着苦钱过日子的老话。低调而又务实，艰苦朴素而又昂扬向上，这种风格，与苦瓜的启迪应该密不可分。

其实苦瓜不苦。苦瓜上市时，我就喜欢去买上几个，洗净、切开，掏出内瓤，就这样生吃。脆脆的，先有浓浓的苦味，多咀嚼一会，却是满口生津，止渴消热。后来我就明白，吃苦瓜，不能随意给它定性，苦与不苦，要慢慢品。苦日子也是这样，你慢慢品，同样会品出真味来。

苦瓜的苦，是本味。把苦瓜和其他食材放在一起，苦味不传。其功施人，人受其利，其苦施己，苦不传人。这一点颇道出苦瓜的君子之功和君子之德。原来苦瓜的苦，不传它物，这还真颇具了苦瓜的一颗“君子”之心。

我倒是喜欢从温室大棚里生长出来的肥肥大大的苦瓜。我的情感因子，更喜欢农村人种出来的又小又苦的那种。成熟的时候，它们的瓤里也会生长硬硬的苦瓜籽。我想，那应该就是苦瓜得道的日子——既不抱怨于人的疏远，也不排斥人的亲近，在自己的生活中苦着。当有一天把积蓄在深处的苦楚发酵出来，人们才会明白它生津止渴，滋补肝目的清新与温厚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苦瓜这君子，还真饱含纯净本性、明空本质的慈悲。

市井

给灰灰“打包”

□ 何龙飞

灰灰是我家的一只狗狗，幼时毛色为灰，故取名“灰灰”。岂料，长大后毛色竟变黄。不过，我们还是管它叫“灰灰”。

由于从小娇惯它，它就只吃荤菜、不吃素菜。没有荤菜，它宁愿饿着。“绝食”两三顿实在难受后，它才勉强吃点“狗粮”来充饥。

“既然灰灰喜欢吃肉，我们在外吃饭时，如果有剩的荤菜，就给它打包回来！”妻子针对灰灰的饮食特点，提出了倡议。

“好啊！”我满口赞成，还分析了给灰灰“打包”的好处：一解决灰灰“吃肉肉”的问题，二则通过“打包”，可以避免饭桌上的浪费现象，进而倡导“节约光荣，浪费可耻”的新风尚，再则此举还可奉献我们的爱心，这一箭三雕的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妻子以为在理，翘起大拇指，给我点赞。说动就动吧！妻子在外应酬的机会多，常会在饭局结束时，发现桌子上剩了不少菜，尤其是肉、蛋等荤菜还不少。“倒了多可惜呀！”妻子想，家里的灰灰盼望着吃荤，这下，不是最好的机会吗？于是，妻子叫服务员拿来塑料袋。对于干的荤菜，则拿筷子夹进塑料袋里；对于汤里的荤菜，就拿漏瓢或汤瓢把荤菜舀起来，放进塑料袋，系好袋子。

不出所料，“打包”回去的荤菜受到灰灰的热烈欢迎，只见它眯眼、甩耳、摇尾、抖身，分明垂涎欲滴了。“拿给它吃吧，莫吊它胃口了！”我瞅见后，催促妻子尽快满足灰灰的“食欲”。妻子打开塑料袋，把荤菜倒给了灰

灰。可想而知，灰灰吃得有多欢、多津津有味啊！然而，为了细水长流，妻子把灰灰喂个“大半饱”，就暂停了，以便下顿接着喂“打包”回来的荤菜。

再看看吃到“打包”荤菜的灰灰，眼睛发亮，尾巴慢摇，肚子渐鼓，可谓心满意足。妻子见状，倍加坚定了继续一有机会就给灰灰“打包”的信心。

说到做到，妻子一如既往地兑现了她的诺言，让灰灰吃好后长得油光水滑，蹦蹦跳跳，幸福不已。

而我呢，因为肠胃不好的原因，就戒烟酒了，以至于饭局明显减少。但是，一旦应邀前去吃饭，若发现有剩的荤菜，肯定会给灰灰“打包”。如果是我们一家人到馆子吃饭，有了剩的荤菜，哪怕是啃剩的骨头，我也会给灰灰“打包”。自然，吃到“打包”荤菜的灰灰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那甩耳、眯眼、摇尾、抖身就故伎重演了，不能不令我们喜爱。

常言道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耳濡目染，十八岁的女儿也爱在外吃饭时给灰灰“打包”荤菜，而且把“打包”拿回去后，一片一片、一团一团地喂灰灰，尽力“将就”它。时间一长，女儿对灰灰的喜爱程度超过了我和妻子，令我们叹服不已。反过来，灰灰就特别“黏”女儿，最喜欢吃她打回来的“荤菜包”了。

于是，我们一家人给灰灰“打包”就形成了习惯，就把灰灰喂得膘肥体壮且喂出了“感情”，就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在外吃饭时不忘“打包”，从而大兴节约之风，有效地制止了浪费，赢得了口碑。

小说

买车

□ 魏咏柏

雅琼离异多年，和女儿筱语相依为命。俗话说为母则刚，为给女儿创造一个好条件，雅琼白手起家，历经坎坷，总算苦尽甘来，在商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筱语两年前就拿到了驾照，今年恰逢大学毕业，雅琼决定给她买辆车。

周末，雅琼带着筱语去4S店看车。那天4S店里看车的人挺多的，一派热闹繁荣景象。在销售员的带领下，母女俩看了不少车，都没女儿中意的，于是俩人准备换一家4S店看看。

就在这时，前面一辆法拉利F8引起了筱语注意：车身颜色鲜艳欲滴，犀利的车头帅气无比。筱语两眼放光地走过去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。雅琼见状，拿出手机叫筱语靠在法拉利旁边，说给她拍张照片。

但是没想到，女儿刚靠上去，一个美女销售跑过来，一把将筱语推开，不屑地说：“这车很贵，弄坏了你们赔不起的。”

筱语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，一副

不知所措的表情。这下激怒了雅琼，她叫来经理问他：“这车多少钱？”

经理挠了挠头发，犹豫着说：“300来万。”

“刷卡，我们买了。”雅琼从包里拿出银行卡，毫不犹豫地说了。

经理叫那个美女销售向雅琼母女赔礼道歉。美女销售赶紧低头认错，请求原谅。

雅琼指着美女销售厉声说：“为人别太刻薄，说话别太尖酸，你信不信，你们这儿再贵的车我也买得起？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美女销售继续唯唯诺诺地道歉。雅琼余怒未消，依旧不依不饶地数落着。最后，在经理的调解下，4S店决定扣发美女销售当月工资，这才平息了雅琼的一腔怒火。

雅琼母女开车离开后，经理朝美女销售竖起大拇指，一脸佩服地说：“这个月你靠这个办法已经卖出三辆豪车了，难怪你的销售提成全店最高！”